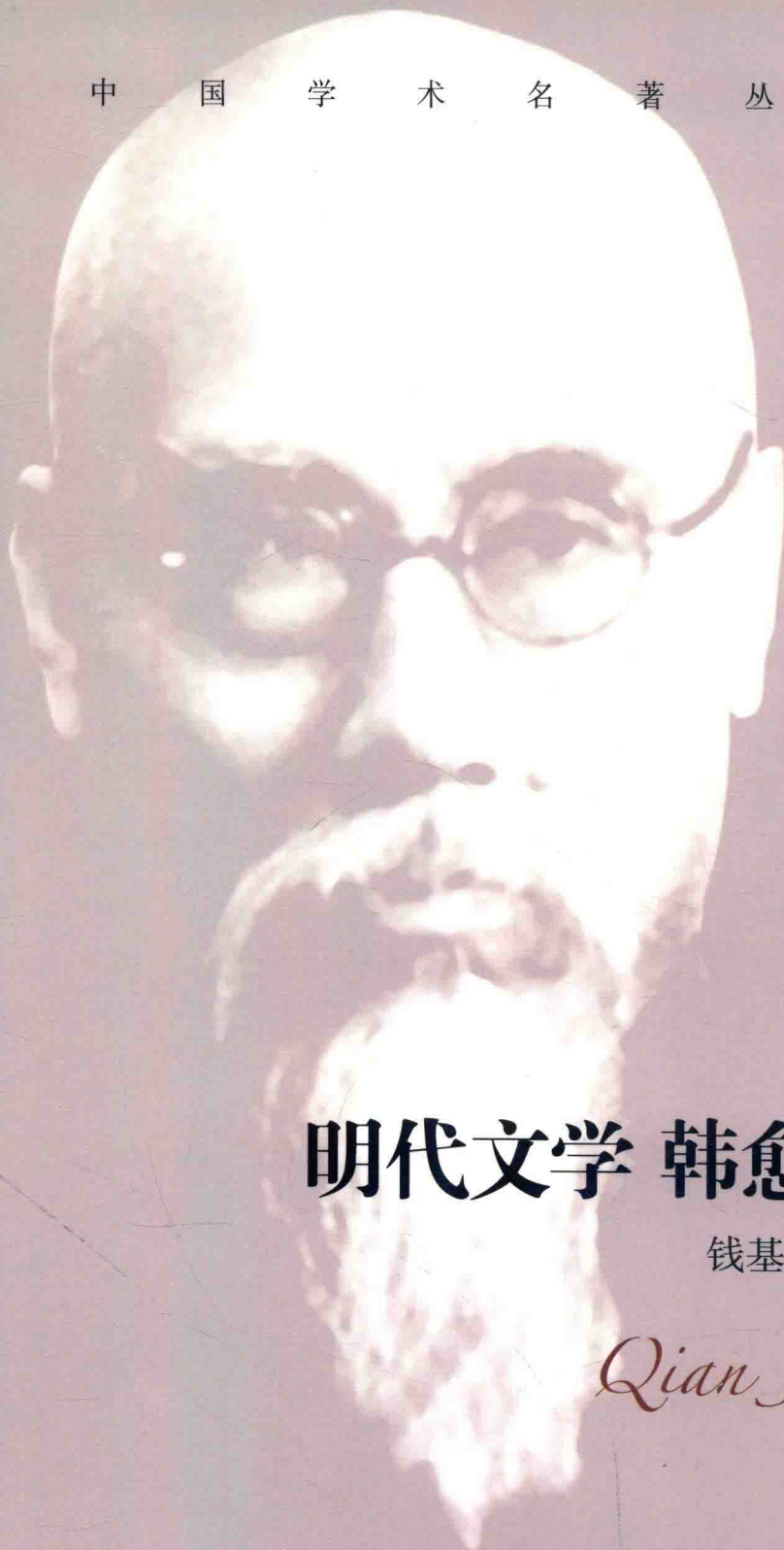




中 国 学 术 名 著 丛 书



明代文学 韩愈志

钱基博◎著

Qian Jibo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学术名著丛书

明代文学

钱基博

文升明 制基钱

· 制基钱 · 著

· 钱基博 · 校

· 钱基博 · 校

· 钱基博 · 校

· 钱基博 · 校

· 钱基博 · 校

· 钱基博 · 校

· 钱基博 · 校

· 钱基博 · 校

· 钱基博 · 校

· 钱基博 · 校

· 钱基博 · 校

· 钱基博 · 校

· 钱基博 · 校

· 钱基博 · 校

· 钱基博 · 校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钱基博 明代文学 ; 韩愈志 / 钱基博著 .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2017.3
(中国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5581-2271-2

I . ① 钱… II . ① 钱… III . ① 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
究—明代②韩愈 (768-824) —传记 IV . ① I206.48
②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3563 号

钱基博 明代文学 韩愈志

著 者 钱基博
出版策划 杜贞霞
责任编辑 齐琳 史俊南
封面设计 映象视觉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192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9584388
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581-2271-2

定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明代文学

自 序 / 3

第一章 文 / 6

第一节 总 论 / 6

第二节 杨维桢 宋濂 刘基 / 7

第三节 方孝孺 / 13

第四节 杨士奇 杨溥 / 15

第五节 李东阳 / 19

第六节 李梦阳 何景明 / 22

第七节 王守仁 杨慎 / 26

第八节 王世贞 宗臣 / 31

第九节 王慎中 茅坤 唐顺之 归有光 / 35

第十节 袁宏道 钟惺 谭元春 / 46

第十一节 钱谦益 艾南英 / 55

第十二节 张溥 陈子龙 / 59

第二章 诗附词 / 62

第一节 总 论 / 62

第二节 杨维桢 刘基 高启 / 64

第三节 李东阳 李梦阳 何景明 徐祯卿 杨慎 / 69

第四节 李攀龙 王世贞 宗臣 谢榛 / 78

第五节 袁宏道 高攀龙 / 81

第六节 钟惺 谭元春 陈子龙 / 83

第三章 曲 / 87

第四章 八股文 / 89

第一节 总 论 / 89

第二节 黄子澄 姚广孝 / 92

第三节 唐顺之 归有光 / 95

第四节 陈际泰 艾南英 / 98

韩愈志

叙 目 / 107

古文渊源篇第一 / 113

韩愈行实录第二 / 141

韩愈佚事状第三 / 158

韩友四子传第四 / 168

韩门弟子记第五 / 183

韩文籀讨集第六 / 215



明代文学

自序

自来论文章者，多侈谭汉魏唐宋，而罕及明代！独会稽李慈铭极言明人诗文，超绝宋元恒蹊，而未有勘发。自我观之：中国文学之有明，其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乎？明太祖开基江淮，以逐胡元，还我河山，用夏变夷，右文稽古，士大夫争自濯磨。而文则奥博排奭，力追秦汉，以矫欧苏曾王之平熟；而宋濂、刘基骅骝开道，以著何李王李之先鞭。诗则雄迈高亮，出入汉魏盛唐，以掇宋诗之粗硬，革元风之纤浓；而高启李东阳后先继轨，以为何李王李开山。曲则明太祖导扬高则诚《琵琶》一记，尽洗胡元古鲁兀刺之风，而易之以南词之缠绵顿挫。至八股文，则利禄之途，俗称时文者也。然唐顺之归有光纵横跌宕，则以古文为时文，力求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虽与诗古文体气不同，而反本修古一也！然则明文学者，实宋元文学之极王而仄，而汉魏盛唐之拔戟复振，弹古调以洗俗响，仄庸肤而求奥衍，体制尽别，归趣无殊。此则仆师心自得，而《明史》序《文苑传》者之所未及知也！顾论文者，则徇桐城家言之绪论，而亟称归氏，妄庸七子。不知明有何李之复古，以矫唐宋八家之平熟，犹唐有韩柳之复古，以掇汉魏六朝之缛靡；有往必复，亦气运之自然！明有唐顺之归

有光辈，振八家之坠绪以与七子相撑拄；不过如唐之有裴度、段文昌等，与韩柳为异，以扬六朝之颓波耳！而一代文章之正宗，固别有在也！又论者以钱谦益文为秽为杂，此亦拾桐城家之唾余，而不免求全之毁！钱氏以明代文章巨公，而冠逊清贰臣传之首，人品自是可议！至于极推欧阳修，以为真得太史公血脉，而下开归氏；又翹归氏以追配唐宋大家，因校刻《震川集》而序之以发其指。然后知桐城家言之治古文，由归氏以踵欧阳而窥太史公；姚鼐遂以归氏上继唐宋八家，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胥出钱氏之绪论，有以启其涂辙也！特其为文章，盛气縟语，错综奇偶，七子之习，湔洗不尽；自与桐城之清真雅澹，而得归氏之洁适者异趣！然以视湘乡曾国藩之为文，从姚鼐入手，而益探源扬马，复字单谊，杂厕其间，务为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咻者，何必不与钱氏后先同符！钱氏从王李入，而不从王李出；湘乡从姚氏入，而不从姚氏出；自出变化，以不殊暖于一先生之言，亦何必此之为是，而彼之为非！然世论不敢薄湘乡，而务集谤于钱氏。多见其不知类也！此与以耳食者何以异！至于谭诗者，则多为朱彝尊《明诗综》所囿，而以钱氏《列朝诗集》为口实。不知朱氏以《明诗综》而诋《列朝诗集》，譬如蠹生于木，还食其木！何者？《列朝诗集》《明诗综》之底本也；何焯尝恶而揭发之！不过文人矜诞，好谤前辈耳！诗至晚明，钟谭异军别张，钱氏朱氏皆所不喜，竟陵遂为谤府。而夷考其实，钟谭之诗，蹊径别开，蘄以幽冷掄七子之绚烂，而为秀峭以矫公安之容易，诗道穷而必变，亦如肥鱼大肉，饜飫之过，而不得不思菜羹也！其诗出入中晚唐郊岛皮陆之间，么弦侧调，亦有渊源，避熟就生，人自少见多怪耳！要之盛唐李杜，摹拟势尽，厌故喜新，人情皆然！王士禛《唐贤三昧集》不取李杜一首，何尝不与钟谭所选《唐诗归》同指！而士禛诗为秀丽疏朗，钟谭出以幽深孤峭，皆欲以偏师制胜；或诋钟谭格局未完，雕镌愈工，不

知真气弥伤；然士祲漂渺取神，风华富有，亦病性情不真；而一尸亡国之大诟，一为盛世之元音，岂非所遭之时有幸不幸耶！仆怀此久，未有以发，商务印书馆主人属为撰论，用布所蓄，以俟论定。而读《四库提要》著录明人诗文集，睹记所及，每有寻声逐响之谭，并为随事举正以著于篇。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六月三日，无锡钱基博。

第一章 文

第一节 总 论

近代文学之有明，如近古文学之有唐；盖承前代文学之极王而仄以别开风气者也。明有何景明、李梦阳之复古以矫唐宋八家之庸懦，犹唐有韩愈、柳宗元之复古以掇汉魏六朝之縟靡。唐有裴度、段文昌等扬六朝之颓波；亦与明有唐顺之、归有光辈振八家之坠绪，仿佛差似。大抵宋元以来，文以平正雅驯为宗，其究渐流于庸肤，庸肤之极，不得不变而求奥衍。何李之起，文以沈博奥峭为尚，其极渐流于虚骄；虚骄之过，不得不返而求平实。一张一弛，盖理势之自然。然汉魏之声，由此高论于后世，而与韩欧争长；唐宋之文运，于是乎变！迁流以至晚明。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张溥、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旗鼓相当，亦斐有文！明文源流，大抵如此。今博考诸家之集，参以众论，录其著者。

第二节 杨维桢 宋濂 刘基

明太祖起自畎亩，开国文臣，首称金华宋濂字景濂；次则青田刘基字伯温。而会稽铁崖杨维桢字廉夫，独以前朝老文学，厚币安车，白衣宣至白衣还；士论高之，有大名！诗擅一时之雄，号铁崖体；其为诗以奇譎兀莽，自辟町畦；而文则文从字顺，演迤澄泓，传有东维子文集三十一卷，附录一卷，（《四部丛刊》景印江南图书馆藏鸣野山房钞本）其中文二十八卷。维桢邀嬉同尘，而自谓无所浼于世；著《竹夫人传》以见志曰：

夫人，竹氏，名茹，字珍珑，自号抱节君。其先为孤竹君之子曰智，谏武王伐纣，不听；遂不食周粟，饿于首阳山；且死，以其族告曰：“吾不食死！百年后。当有不食饮者为吾女氏以掇世之浊热！然未尝如锁子妇之隳其节也！”越若干世，为宋之元祐年，果生夫人。夫人生而瘠如箴器，成将作匠之罗织；巧慧其中，玲珑空洞无他肠；又善滑稽圆转；虽与人狎，其情邈，亦如木偶氏。谓夫人者无螽斯分；而善之者，则无内荒长舌之祸也！尝见聘赵氏子，充家奴，畜之。豫章黄太史庭坚闻其人，作诗雪之，以为：“鵲臂体膝，辱夫人；而况又奴之乎！”夫人亦犯而不校。夫人自以家世素青节，终耻屈身于人；铅华眉黛，弗之御矣；荆钗棘簪之微，一皆弃斥。而王后嫔妃下至公卿百执事，无不器重之；召亦无不往；然所在抱节；终身未尝少污其洁。先是得

长生久视术于羿娥氏，用能辟谷导引以应鼻祖氏之言。其踪迹诡秘，当炎而出，方秋节遁去，或谓尸解，不知其终！

史氏曰：庄周称：“姑射山有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夫人岂其流亚欤？惟其辟谷不食饮，故老不死，人疑为女仙。后人有所见于葛陂者，与壶丈人同蜕去云。

其辞坦迤，绝无雕藻淫艳之态。顾名高而毁至。嘉定王彝至作《文妖》一篇以相诋诽，谓：“观其文，以淫词譎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王之道；顾乃柔曼倾衍，黛绿朱白，奄然以自媚。”亦可谓毁出于不虞者矣！而观维桢之为《鹿皮子文集序》曰：“言有高而弗当，义有奥而弗通，若是者，后世有传焉？无有也。又况言庞而弗律，义淫而无轨者乎！”因历举唐人卢殷、李础、樊绍述之言庞义淫；则亦非欲“以淫词譎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王之道”者也！然宋濂志其墓，谓“非先秦两汉弗之学，久与俱化，见诸论撰，如睹商敦周彝，云雷成文，而寒光横逸，夺人目睛”；则亦过情之誉矣！要其志在力驾宋人而卒未能力破宋人之藩篱，气畅而词适，亦不堕恶道，故与宋濂同其冲融清遒夷犹耳！惟维桢词笔瘦拗，而濂则才章富健，则又不同。

元末文章以浦阳吴莱字立夫浦江柳贯字道传金华黄潜字晋卿为一朝之后劲。而濂初从莱学，又学于贯与潜，其授受具有源流。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下笔绵绵不能自休；及事明太祖，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每问宋先生无恙。高丽安南日本至出兼金购文集。修《元史》，充总裁官，累官翰林院学士；四方学者悉称为太史公，不以姓氏。为文章醇深演

迤，而乏裁剪之功；体流沿而不返，词枝蔓而不修，此其短也！吴莱恃气纵横，笔情闳肆；论者谓他人患其浅陋，而莱独患其宏博！濂则得法于莱，而以才多为累，亦与同讥。惟莱雄崭矫举而失之矜张。濂则敷腴朗畅而不免冗芜；顾笔力遒足以自振，故不以冗芜为病。传有《宋学士文集》七十五卷，（《四部丛刊》影印明正德间张潜刻本内分《銮坡集》即《翰苑前集》《翰苑后集》又《翰苑续集》《翰苑别集》《芝园集》《芝园后集》《朝京稿》又《宋文宪全集》五十三卷，卷首四卷。（清嘉庆间严荣刻本）其为《竹溪逸民传》曰：

竹溪逸民者，幼治经，长诵百家言，造文蔚茂喜驰骋，声闻烨烨起荐绅间，意功名可以赤手致；忽抵掌于几曰：

“人生百岁，能几旦暮！所难遂者适意尔！他尚何恤哉！”

乃戴青霞冠，披白鹿裘，不复与尘事接。所居近大溪，篁竹翛翛然生。当明月高照，水光潋潋，共月争清辉。逸民辄腰

短箫，乘小舫，荡漾空明中；箫声挟秋气为豪，直入无际，宛转若龙鸣深泓，绝可听！箫已，逸民叩舷歌曰：“吹玉箫

兮弄明月。明月照兮头成雪！头成雪兮将奈何！白沤起兮冲素波。”人见之，叹曰：“是诚世外人也！欲常见且不可

得！况狎而近之乎！”性嗜鞠，种之满园，顾视若孩婴；黄花一开，独引觞对酌，日入不倦。人让其留物。怒曰：“举

世无知我！知我惟此花尔！一息自怡，尚可谓滞于物耶！”

复爱梅；梅孕绿萼微吐，赤脚踏雪中若温，见辄凝视移时，目不瞬，且大言曰：“知我者惟鞠；鞠已谢我去，幸汝梅继

之！汝梅脱又谢我去，我当上白鹤山采五芝耳！”白鹤山盖溪上诸峰云。逸民年五十，益恬泊无所系；间私谓其友曰：

“吾于世味愈孤矣！将渔于山樵于水矣！”其友疑其诞。逸

民曰：“樵于水，志岂在薪。渔于山，志岂在鱼。是无所利也；无所利，乐矣！子以予果滞于梅与与鞠耶？”君子以其语近道，有类于古隐者，相与传其事，逸民所未尝言，则无从知之矣！逸民陈姓，洄其名，乌伤人。

史官曰：昔者李白与孔巢父等六人隐居徂徕山，世仰之以为不可狎近，因号为竹溪六逸。寥寥七百年后，而逸民亦以竹溪自名，若出一辙；岂闻风而兴起欤？纵曰其地或殊，人之众独有异；高风绝尘，照映后先，其安有不同者欤？士之沉酣声利而弗返者，盍亦知所自警欤！夫自范蔚宗著《后汉书》以隐逸登诸史传，历代取法而莫之废者，其意又岂无所激欤！虽然，逸民之自为则善矣！

或以濂一代文宗，比之宋之有欧阳修，而文章实非其伦！欧阳恣有余妍，而出之容与闲易。濂则笔无剩肆，而好为纵横驰骤。欧裕于养。濂逞其才。刘基负气甚豪。明太祖尝以文学之臣为问。基对曰：“当今文章第一，舆论所属，实在翰林学士臣濂！其次臣基，不敢他有所让，又次则太常丞臣孟兼。”孟兼，张氏，名丁，以字行，浦江人，传有《白石山房逸稿》二卷；（南京龙蟠里图书馆藏有钞本）其诗文温雅清丽，而奇气烨然，不可掩抑，亦以追踪于濂；宜基有以亟称之也！

基雄迈有奇气，而濂自命儒者。然基炼气入道，而不为濂之泛滥；又造辞欲洁，亦不如濂之曼衍。濂蛟腾凤起，其文赡。基剑气珠光，其辞崭。清臣修《明史·基传》，称：“基所为文章，气昌而奇”；奇则有之，昌非所尚！而《四库全书提要》则曰：“濂文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鱼雅雅，自中节度；基文神锋四出，如千金骏足，飞腾飘瞥，蓦涧注坡；虽皆极天下之选，而以德以力，则有间

矣。”此亦似是而非之论！其实濂閔放若有余肆，差似雍容，未为浑穆。而基则敛抑如恐绝尘，自中节度，岂欲飞腾。一肆一道，其大较也。基博通古今，文章精卓；传有《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二十卷；（《四部丛刊》影印明隆庆壬申刻本又清乾隆丙子刻本）其中《郁离子》二卷，杂文六卷。而《郁离子》者，在元季屏居青田山时所著之书，发愤而有作，正名察治，托物取譬，以自命一家言者也。其辞曰：

楚太子以梧桐之实养梟而冀其凤鸣焉。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与焉！”朱英闻之，谓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为凤矣；而君之门下，无非狗偷鼠窃亡赖之人也，而君宠荣之，食之以玉食，荐之以珠履；将望之以国士之报。以臣观之，亦何异乎以梧桐之食养梟而冀其凤鸣也！”春申君不寤，卒为李园所杀；而门下之士无一人能报者！（千里马篇）

郁离子曰：“豺之智，其出于庶兽者乎！呜呼！岂独兽哉！人之无知也，亦不如之矣！故豺之力，非虎敌也；而独见焉则避；及其朋之来，则相与犄角之尽虎之力，得一豺焉；未暇顾其后也，而犄之者至矣；虎虽猛，其奚以当之！长平之役，以四十万之众，投戈甲而受死；惟其知之不如豺而已！（鲁般篇）

瓠里子自吴归粤。相国使人送之，曰：“使自择官舟以渡。”送者未至；于是舟泊于汴者以千数；瓠里子欲择之而不能识。送者至；问之曰：“舟若是多也；恶乎择？”对曰：“甚易也！但视其敝蓬折橹而破帆者，即官舟也！”从而得之。瓠里子仰天叹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为官民

欤？则爱之者鲜矣！宜其敝也！”（灵丘丈人篇）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众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捶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欤？”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欤？”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寤。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郁离子曰：“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瞽瞍篇）

孽摇之虚有鸟焉，一身而九头；得食则八头皆争，呀然而相衔，洒血飞毛，食不得入咽，而九头皆伤。海鳧观而笑之曰：“胡不思九口之食同归于一腹乎！而奚其争也！”（省敌篇）

辞谲而义贞，指小而喻大。其他《九难》放《七发》，迺丽得枚乘之体；会稽山水诸记，幽秀有柳州之意；其音清越，殊胜濂也！义乌王祎字子充，与濂偕总裁修《元史》。太祖谓濂曰：“浙东人才，惟卿与王祎。才思之雄，祎不如卿。学问之博，卿不如祎。”传有《王忠文公》集二十四卷。（南京龙蟠里图书馆藏有明万历刊本）而濂为之序，称：“其文凡三变：初年所作，幅程广而运化宏。壮年出游之后，气象益以沉雄。暨四十以后，乃浑然天成，条理不爽。”则亦服祎之深矣！祎尝荐天台徐一夔字大章者同修《元史》。一夔不出，而有《与祎论修史书》；诵者称其有鉴裁。传有《始丰稿》十四卷。（南京龙蟠里图书馆藏有钞配明初刻本）又濂乡人胡翰字仲子，从